

迎春集



PDG

目 次

一日散記·····	刘 洪 才 (1)
一张刷票·····	张 翼 燕 (4)
“活諸葛”和“二张飞”·····	章 延 (7)
哪来的机床? ·····	松 柏 (13)
达維多芙娜·····	乐 山 (18)
紅旗呼啦啦地飄·····	吴 景 貴 (22)
爷爷的馬蹄表·····	赵 銳 (30)
鈴声催人人不在·····	孟 左 恭 (32)
中秋前夜·····	李 鷺 鵬 (36)
枝老花紅·····	李 述 萍 伊 世 范 (48)
双紅旗·····	詩 凡 爱 群 (53)
三月新春·····	王 吉 生 (62)
娘的故事·····	刘 良 友 (64)
老奶奶·····	吴 树 君 (74)
邻 居·····	李 中 萃 (78)

一日散記

劉洪才

令人兴奋的早晨

七点三十分上班，六点三十分厂里就已挤满了人。人們正忙的起劲。

昨天夜里下了一场雪，雪后初晴，西北风吹得人身发抖，可是寒冷在劳动人們的面前却无法肆虐。人們擦着汗，把帽遮推到头顶上去，身上冒着热气，好象是在三伏天里做活似的。一个青工手紧紧攥着锤把，把鉄锤抡成一个圈儿，锤落声响，近山蕩起一片回音，一块二十耗厚的大鉄板活动了。

“看！这么好的材料，滿够做一号爐的爐門！”

这个青工也不知是說給誰听，他用袖子擦了下头上的汗，向四下张望一下，然后招手喊道：

“王师傅，往这儿来呀！”

王师傅和小张抬着筐，也不挑道眼，一歪一斜的跑过来，摆下筐。他俩費了半天劲，也沒把这块鉄板弄进筐去。正在这时候，旁边走过两个人，推着手推車。其中一个人說：“不行呵，就是能弄进去你俩也抬不动，是二百公斤。这么重的家伙，必須我們推車队来对付它。来，帮一把吧！”

小张帮他們弄上車。王师傅站着沒动，也沒說什么。那两个人抓起車把，身子齐向前一弓，就象怕被誰搶走似的飞快的推走了，样子很得意。这使王师傅忍受不了，他望着那块被人弄走的鉄板，心疼的說：“糟糕！白費了，半天劲儿，叫他們給弄走

了！”

小张咯咯的笑起来：“你可真有意思！他們是誰呀？还不是咱們大队的嗎？”

“那倒是呵！可是咱們抬筐队不是和他們挑战了嗎？”

在那边，打鉄板的青年又打活了一块，正在大声喊人，刚一听到喊声，王师傅和小张就急忙奔过去了。

他們拚命把一块一百多公斤的废鋼弄到筐里，一猛劲抬起来就向那座“金山”走去。筐是那么重，可是还妨碍不了王师傅的眼睛往四外瞧，他馬上又发现一件使他眼饞的东西，他用手一指：“小张你看，那个家伙也能值三十两黄金！要給咱們，可解老‘渴’了！”一听这话，小张也忘了肩上的扁担压的难受了，順着他的手向那边望去。

距他俩一百来步的地方，有五六个人正用鉄杠把一个过去由于盲目施工报废的、放在这地方整整睡了三年大觉的三号鍋爐撬活了。那怪物似的气吊，伸下长长的脖子，一下就把鍋爐叨了起来，向另一座“金山”送过去，边走边鳴着喇叭想叫人們給它讓路，可是人們都象沒听见一样，忙得好象就是再有天大的事也引不起他們的注意。整个大院都被鉄的洪流，人的洪流淹沒了。气吊逢到这些不听话的人，只得一步一步前进，累得气喘咻咻，好不容易才把那件鍋爐送到“金山”上。

早晨啊早晨，这金色的早晨誰能不为之兴奋啊！

献宝台前的“爭吵”

車間的門口，不少人排着队。这个队左拐右拐的拐了好几个弯儿，变成一条不大規矩的“双行”，直伸向献宝台前。人們一个劲儿爭先恐后的往前挤，挤。

凡是排队的人，沒有一个空手的，有的拿着从领下来就沒

使的活搬；有的拿着几把合金刀、新鑽头、焊条；有的抱着一套未曾上过身的新工作服，工作皮鞋。……

这些人比星期天排队买戏票的心情还焦急。令人奇怪的是“老好人”今天也挤着站在队里边，而且是站在前十名。

●“老好人”在車間里是一向“老好”，是从来不得罪人的人。

“鳴放”期間，大字报貼的到处都是，可是你却找不着他写的一张。你若問他，他就說：“要是有人，我不得不提嗎？”“双反”期間，每人頂少写了大字报十五张，可是他只写了三张，而且这仅有的三张还都是揭发他自己的，什么过去自己節約不够呀，團結不够，影响生产呀，工作抓的不紧，浪費工时呀……实际上，平时这几項工作他做的都不錯。他对自己却硬要这么提。平常他总是不多言不多語，从来不給人提意見，也沒和別人鬧过意見，不过有时却过度沉着，火上房也慌不着他。

現在，他站在队里，似乎比誰都着急，他把脖子伸得长长的，歪着身子向前望了望，自言自語的說：“嗯，还有九个人，差不离，上班前能献上去。”說罢，就用那块布把手里的“大管搬鉗”擦了几下，边擦边向排在他身后那些人說：“算了吧，你們沒希望了，午休時間早点来吧！”

后边的人誰都紋絲沒动，他們听了这句话就更着急，有的直催直喊：“前边快点！”

正在这时候，电气徒工小王来了，这小伙子閃着一对狡猾的眼睛，眼珠滴溜溜直轉，趁着大家又着急又忙乱的时候，他几步就窜到台前，一本正經的說：“献宝。外綫十五米，安鉄爐灯少拐三个弯省下来的。我在电修組，叫王自得。”

小王心里正得意，一边往上递电綫，一边高兴的直咧嘴，猛觉得肩膀上落下一只大巴掌，抓住他，还未等他回过头来，就被拽了出去。他看时，原来是“老好人”。“老好人”会不講情

面，出头管“閑事”，这使小王不禁大吃一惊，他刚要张嘴，后面的人都随着嚷起来：“对呀，把他拉出来，这回不能讓他搶先儿！”

小王連忙解釋，他因为拣废鋼，太忙，等不了。可是“老好人”頂的他更有劲：“你忙？誰不忙？大跃进就光是你自己？”把个小王說得直翻眼睛答不上話来。

人們看着小王这张稚气未退、羞得通紅的小脸，有几个人就乐出了声，小王一听又有人笑他，这使他感到好象受了莫大的委屈似的，他使劲一扭身走了，一边走一边偷偷擦眼泪。

团宣委李林正在筹备展覽会，到車間来拨一件废品，一眼看見小王哭天抹泪的，就拦住他問起根由来。

“还是为这点小事呀，这还值得哭？”

李林領着小王向献宝台走来，他笑着說：“来，我給講个情，开个面儿吧，叫他交上得了。”大家都不吱声，只是笑。

小王把电錢献完了，样子那个高兴，他得意的看看大家，自己先笑了，并向“老好人”挤了挤眼，然后，抹过身撒腿就跑。李林望着他的背影笑着：“看，这孩子性还一点沒退哩！”

人們又哄起一片笑声。……

一张剧票

張翼燕

在我們公司里，一提起王玉石沒有不知道的。是个头号的“相声迷。”

他一上台，台底下的掌声恨不能把房盖給鼓起来。他說相声有才能，丢包袱丢的好，死人到他嘴里也說活了，形象那个逼真，話說的那个动人，簡直叫观众笑破了肚皮。

一有晚会，大家都惦记他。

有一天，他忽然一早跑到宿舍去找我，高兴的說：“小李子，中央广播电台說唱团到江北演出，相声最精采。不吃飯也得去看，你千万給我买张票，要甲座，前排，記住！”說完一伸舌头就跑了。

我到文化宮去买預售票，离老远就看見“晚場滿員”四个大字，我的心就凉了半截！我站在廣場上发呆，心里着急。我不去还行，王玉石不去哪行呀？今晚对他有帮助，他还要学习哩。我去不成也得讓他去成。

轉过身我跑进文化宮，文化宮的人抱歉地說：“不好办，人太多，多少票也不够矣。”

我真急了，在廣場上又站了一会，逢見一个工会干事，我好說歹說从他拿的那迭集体票里匀出来两张，两张票号紧挨着。心里一高兴也忘了謝，我一溜烟跑到炼鉄場去找王玉石。

一进炼鉄場离老远我就喊了他一声，他干脆沒理。到跟前一看，我吃了一惊，原来爐口堵塞了，鉄水流不出来。人們都急坏了，他正把着鉄钎打爐口，急的滿头是汗。他边把鉄钎，边端詳那爐口。端詳来端詳去，冷丁把鉄钎一翘，爐口忽然开了。鉄钎一拔，鉄水象条火蛇游进砂坑里。人們一轻松脸上露出了笑容。

“多亏你帮助！老王！”十号爐长紧紧握住王玉石的手激动地說。

王玉石光是笑，喘着气，擦着淌得滿头滿脸的汗。

“給你票，这票可真不容易买！”

我把票往他口袋里一塞，寻思他一定欢喜得跳起来。可是他把話一岔：

“你瞧，这爐鉄鉄花少，含硫不多，质量又提高了！”他眼

盯盯地望着刺眼的鉄水高兴地說。

我又故意地說：“票給你买着了！”

他象才醒过腔来，急忙說：“票在哪？”

“在你兜里！”我白楞了他一眼。

他把票掏出来一看，乐了。象孩子似的蹦了一个高，大声說：“去！晚上去！”他又向我做了一个鬼脸。

“晚上見！”我高兴地笑着走了。

晚上一入場坐下来，身旁座位还空着，王玉石还没来。我一看表，時間都快到了。我就身前身后的四处张望，索兴到門口去找他。正找着，开演的鈴声响了，我赶忙走回去，老远看見我坐的座位旁边已經坐上一个人，我到跟前一看，原来是个小学生。我皺起了眉头。

“你的号对嗎？”我輕輕地問他。

小学生忙拿出号票来給我看，十二排十六号，一点不錯。心想，这是怎么搞的？是不是他把票丢了，讓旁人拣去了？

我坐下来又問小学生：“这票是你买的嗎？”

“我爸爸給我的！”小学生不耐煩了，他把身子往前一探，聚精会神地看节目。不再理我。

我又失望又不高兴，票这么难买，节目这么好，他竟把票給別人！这个人真奇怪！

一散場，我就跑去找王玉石。他正在爐前哈着腰往外起鉄，忙的滿头大汗，两只眼睛放着光，比白天还精神。好象他永远也不会疲倦似的。

事情可以明白了，我就沒招呼他。他一抬头看見了我。

他馬上表示歉意似的笑着，做了个鬼脸。

“太忙啦！……节目好嗎？……”

我笑了，說：“好！”

他一边忙着一边告訴我，他为了加紧突击鋼鐵生产，把票送給了党支部書記，党支部書記不能去，又还給了他，他又送給工会主席，工会主席又給了別人，最后落到这小学生手里。一张票不起眼，就在这一天里經過了好几个人的手。

說完話他又去起头一块鉄，起完头一块又去起第二块，愈忙愈起劲，早把我忘到一边。

我心里想：我应当为我自己高兴，有这样一个好朋友！我笑了，悄悄走出炼鉄場。

“活諸葛”和“二张飞”

章 延

“二张飞”姓张，名叫张雷，长的膀大腰圓，身高力壯。他要伸平胳膊，小伙子当单杠搬都行。用大家的话說：“真有股神劲！”嗓門高，加上排行又恰是老二，大家就給他起个外号叫“二张飞”。

真是名不虛传，“二张飞”干起活来就象在战场上冲锋陷陣一样，以一当十，勇猛过人。別看今年四十开外的年紀了，小伙子提起他都翘指称赞說：“咱們的运输排长可真是沒比的！”

我是在江北容器車間快速施工的日子里認識他的。那时他給許忠誠瓦工大队运砖，一挑担五十块。不用說是平地走，就是上跳板也象飞的一样。我写了一首鼓动詩貼在墙上：

“二張飛”運磚快，
一担挑上五十塊，
三百斤重还嫌輕，
真要駕云飛起來。

剛貼好，“二張飛”提着扁担鉄絲框大步流星的走下來了。看完以後勒勒腰帶，抹一把汗笑着對我說：“我建議下面加兩句。”

“加什麼？”我問。

“要問勁頭哪裏來？

政治思想掛了帥。”

我連聲贊佩道：“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看來咱張師傅還是詩人呢！”我對着他開玩笑的說。“你看我本來就是‘濕’人么！”說着用手拍拍自己汗水浸濕的上衣。引起我們一陣哄笑，他頭也不回的跑下去了。

我望着腳手架上迎風招展的“帥”旗和工地上千萬個揮汗如雨的工作人員們，沉浸在一種無比的歡欣和喜悅中，旁邊安全員向瓦工師傅贊揚道：“有‘二張飛’運磚，不愁供不上，就怕攢多了，把跳板壓折了！”

當天晚上，快速施工總指揮部里發生了一場爭吵，主要是由“二張飛”引起的。

原來“二張飛”運磚排給許忠誠瓦工隊運磚，許忠誠大隊天天插帥旗，而李江瓦工隊，就是運磚供不上，趕不上許忠誠大隊，心里總不服氣。在今天的調度會上李江指名要“二張飛”，許忠誠說：“要別的，什麼都支援，‘二張飛’不能放。”李江沒招兒了，直發急，領導經過周密考慮，還是決定把張雷抽出調到李江瓦工隊，另外還配備一位老將王柏根。許忠誠大隊增加援兵一班。接着各隊長帶領人員，馬上討論施工戰鬥計劃。

會散了，在一個不引人注意的角落里，坐着一位五十多歲的老師傅，他一聲不響的抽着煙，一會抬起頭來看看施工計劃，一會又低頭想什麼。他是誰？讓我向你介紹一下：他就是工地有名的技術革新專家——“活諸葛”。

“活諸葛”名叫王柏根，平时不好講話，可是脑袋好使，心眼快。就是个子矮，身体瘦，恰和“二张飞”风度相反。好开玩笑的人背后講：“王师傅叫心眼給墜住了！”要問他是什么工种嗎？这可难說，工地上的一些車、鉗、鉚、焊、瓦工、木工，他样样都能拿起来放得下。人們管他叫“万事通”。后来革新的事迹一多，大家覺得叫“万事通”也不合适，就改称“活諸葛”。他不大爱出头，一开会就是坐在一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里。

大队会开完了，他最后一个走出指揮部办公室，天已經黑得伸手不見五指。他边走边在心里盘算，砌砖任务这么重，单凭“二张飞”和大家的肩膀挑可够噲！不管怎么能干，肩膀终究是肉长的呵！应该解放双肩，要巧干。忽然一道电焊的弧光划破天际，他向着工地望去，那里有一架吊車在吊装木板，他全神貫注地想，有門！作一个土吊装机不好嗎？对！試試看。想到这就走回了休息室。

第二天一清早，李江刚布置完任务，“二张飞”就去摸扁担，“活諸葛”道：“忙什么，大家想出个道道来，人除了肩膀以外，不是还有个脑袋瓜嗎？”“二张飞”一脚蹬在凳子上，手拄着扁担，眼睛瞪得又圓又亮，真象个张飞。他說：“不管怎么的，咱也得干！有多少任务，我們保証担起来！”“活諸葛”一旁笑起来：“如果都象你这么有力量，也許能完成任务。党还叫咱們要巧干啊！”

“对呀！你一頓吃两个飯盒，我一个飯盒都吃不了。”徒工小李指着“二张飞”的两个飯盒說。

“老牛力量大，可得听人摆弄呢！”好开玩笑的小张也搭話了。

几句话把“二张飞”給弄火了，他要說什么說不出来，气

的一掄胳膊，把自己的飯盒子打翻了。小张忙笑嘻嘻的去收飯，說：“張師傅，別生氣，不說不笑不熱鬧。我說話好冒失，向你賠禮！”一個立正把大伙都逗笑了。“二張飛”也張嘴笑出聲來，氣早消了。

“活諸葛”這時從桌上拿起一個空鋼筆瓶，對“二張飛”說：“張師傅，你不是力氣大嗎？你可連这么小個瓶子也摔不兩半。”“二張飛”笑道：“這不是逗着玩嘛！你拿我當小孩子呵！”

“活諸葛”說：“這是動腦筋，誰拿你逗着玩。你敢試試嗎？”“二張飛”冷笑了聲，拿起瓶子來：“我把它摔碎了你怎麼樣？”

“我請客。可是摔不兩半你得請客！”

“二張飛”二話不說舉起空鋼筆水瓶往地下猛勁一摔，小瓶象顆小炸彈崩的七零八碎，“二張飛”哈哈笑了，他得意的望着“活諸葛”。

“活諸葛”低下頭給他數：“你瞧，几百片、几千片也有了。你輸啦，你服不服？”

“我輸什麼？”“二張飛”不服氣地問。

“你沒摔兩半。我讓你動腦想怎麼把它摔成兩半，不是讓你摔個粉碎！”

“二張飛”楞了，“活諸葛”就又回身去找空鋼筆水瓶，正找着，上班鈴响了。大家要集中研究計劃，“二張飛”覺着輸的抱屈，但又毫無辦法，只好認輸了。

計劃研究完，當場決定：“活諸葛”集中力量搞土吊車，“二張飛”先領隊同許忠誠大隊比賽。

第二天的打擂台可真熱鬧，鑼鼓喧天，炸炮齊鳴，“二張飛”還沒打好发言稿，許忠誠隊長已經向他叫陣了。“二張飛”一個箭步跳上台去，對着麥克風干“嘎巴”嘴說不出話來，半天吐出一句話：“俺保證條件在心里，我不會講話，看實際的！”

一陣掌聲、笑聲把他送下台來。

緊張比賽的一周過去了。在評比會上，是李江大隊領先。許忠誠不服氣的說：“這不是他們的成績，是‘二張飛’的貢獻，如果‘二張飛’調過來，我們也會勝的。”領導決定滿足他們要求，黨支部書記白鋼笑着說：“一頭有‘二張飛’，一頭有‘活諸葛’，雙方兵力差不多，看下周誰勝誰負吧！”許忠誠滿有把握的說：“走着瞧吧！”

剛走出會議室，李江隊的小伙子們直嘖嘖，这回少了一員干將。可是好開玩笑的小張却說：“跑了個張飛，來了個諸葛亮，怕什麼？”

“活諸葛”自從那天晚上有了做土吊車的念頭以後就集中精力苦思苦想。經過一周的鑽研，終於畫出了圖，找黨支部書記白鋼去研究。支書緊緊的握着他的手鼓勵道：“一定能搞成功。有困難沒有？”“活諸葛”說：“我都考慮過了。現在唯有軸承解決不了。”書記說：“這任務交給我，保證今天晚上交給你。”

“活諸葛”說：“那太好了，白書記，放心吧！一定試驗成功，解放‘二張飛’和大家的肩膀。”白書記沉思片刻抬起頭來：“這上面的木工活你們都干得了。可是鉗工活是不是有點手生？”

“活諸葛”會意的說：“是這樣，不過能克服。”白書記站起來講道：“走！咱一起干，我是個鉗工出身，有問題大家研究。”他倆連走帶嘮的走進了休息室。

白書記把做土吊車的事情和大家一說，大家都支持，各個摩拳擦掌的說：“干！”四個小時就做出了架子。這時“活諸葛”望着軸又沉思起來，白書記走上前問：“王師傅，你又想什麼？”

“我想這樣：象農村打井似的一桶上，一桶下做兩條引繩。這樣不是能比‘洋吊車’提高效率一倍嗎？”白書記一聽有理，贊成道：“對！就這麼干！”大家越干越高興，覺也沒有了。當東方黎

明的时候，这台土吊車就誕生了。

第二天这台土吊車就投入了战斗。經過实验，效果良好。用它搬运，一人操作可頂二十人挑砖。又快又灵便，比“少年”牌吊車整快一倍。真是叫人拍手叫絕。

当日下午許忠誠来到竞赛台前看指标。一看，不由的楞住了。原来李江队今日半天，就超过自己三天的工作量。他拉住統計員的手問：“是不是搞錯了？”統計員笑着說：“沒錯！人家实行机械化了。”說完就进屋了。許忠誠刚轉过身，“二张飞”也气喘喘的赶来了，見許队长的神色不对头，便知是有內情。二话沒說，一同向李江瓦工队施工現場奔去。

到那的时候，土吊車正在工作。“二张飞”望出神了，只看到底下四个人摆砖，“活諸葛”操作吊車，手柄一动，两根引繩上下摆动，砖就自动上去了。連跳板都不用搭。許忠誠一声不响了。这时忽然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，猛回头一看，正是白書記。白書記說：“看，还是巧干对呀！就是十个‘二张飞’也抵不住这手柄一动啊！好好学习一下吧！你們也做一台。”

“不用做了！这台明天給你們用，我們再做一台。”这是“活諸葛”的声音。

許队长刚去握“活諸葛”的手，李江也拿着报捷書赶来了。“二张飞”老远看見他就喊：“祝賀你們啊！”“我們做的不够好，多亏大家的帮助。”李江应声道。

一陣报捷的鑼鼓敲起来，“二张飞”和“活諸葛”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。“我得向你好好学习学习！”这是“二张飞”的話。

大伙都笑着說：“这回可好了，‘猛’张飞和‘巧’諸葛搞大协作了！以后准保是智勇双全！”

工地上蕩起一片愉快的笑声。

哪来的机床？

松 柏

墙上的电表已经九点了，正是厂级干部支援车间参加劳动的时间。姜厂长拿起旧工衣，戴好工帽，刚刚走出办公室门口，就见调度员赵平生气呼呼地跑来，未等身子站稳就着急地问：

“姜厂长，怎么样？你不说今天答复我们吗？”

“哦！……”姜厂长迟疑了一下，一转身进了屋，回到办公桌旁站下来，“请坐吧。”

赵平生看见厂长有些不慌不忙，他心里有点不高兴，他站着说：

“咱们眼前可非常需要呵！厂长你可……！”

未等他说完，姜厂长就笑了：“我知道，生产缺机床，就象人做飯没有大铁锅一样。”

“是呀！正因为这样，我才来追你，你可快点答复哇，现在在我们可真是如饥如渴的！你应当了解我们的情况！”

姜厂长把椅子往前一挪，让赵平生坐下。

“我那有工夫坐呀！厂长呵，你平常处理问题可挺果断呵！”他的意思是责备厂长这次对他们车间的问题解决的可太不痛快了。

“别急。坐！”厂长还是让他坐。

他皱了皱眉头，坐下来了，心想：“这不还是没头吗？”他心里乱得很，坐也坐不稳。

厂长向桌上那张厂报望了一眼说：“难道我们非得用国家的钱去买吗？”

“厂长，你这是……”赵平生刚摸起电话机，姜厂长一句话把他闹糊涂了。他慢腾腾地放下电话机，回过头来说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呀？”

“我是说，还能不能有别的办法？”姜厂长把报纸从桌上拿起来，“要是自己能想办法解决那该多好！”

“不是我赵平生保守，”他着急地说：“办法该想的当然得想，可是没有好办法。吴师傅和工人们倒是正在搞什么土车床，……”

厂长中间插了一句：“怎么样啦？”

赵平生现出满脸为难的神情，他搓着手，长出了一口气，“土车床……土车床也倒能使，可是……”他的嗓子好象被什么东西卡住了，两只眼睛不安的一会望望天棚，一会又望望窗外。

厂长笑吟吟的正等他往下说，他却无端沉默起来了。

“你怎么想就怎么说吧，说完了才好研究。”

赵平生脑海里涌现出一个乱铁堆。他对这乱铁堆不知为什么那么害怕，他摇了摇头，叹口气说：

“不是我保守，也不是我不敢想敢干，”赵平生开始发表他自己的意见了：“厂长，你想呵，那堆乱铁已经没啥好玩艺了，可是我们车间工人还是天天到那里拣破东乱西，旧螺丝倒有用，旧的铁块也能做点别的，可是你若用这些东西造土车床，这可真是不好办。车床么，要经得住车刀，把一些旧零件，旧铁更生，我总看没把握，这是一，再说日子也紧哪，现在有不少产品要加工，要造，他们天天利用业余这点时间，等车床造出来，把任务也耽误了！……”

屋子里沉默了一会。赵平生等着厂长支持他的意见，可是厂长却递给他一张报纸，他接过报纸就楞住了。莫名其妙的说：

“叫我看报纸？”

“对，你先看看，看报纸对你也许有点好处。”

赵平生腾地站起来。“厂长，我要的是机床呵！”

“这上边就有！”

“什么？”把赵平生闹糊涂了。他以为厂长在开玩笑。

“哈哈……你呀！”姜厂长突然大声笑起来，好半天才止住笑声。站起来，拍拍赵平生的肩膀说：“生产忙的连报纸都不看啦？这可有问题。我给你时间，你把二车间消息仔细看看。”

赵平生不得不拿起报纸来。

姜厂长点了一只烟，狠狠地吸一口，看了看赵平生说：“工作再忙也要挤时间读报，因为报纸上可以找到提高思想的东西，又可以找到解决生产关键的办法。接受一点启发也是好的，应该看，应该看呀！”

赵平生只管看报，好象根本没有听见似的，最后竟然低着头，用手指划着，拿出钢笔在文章上狠狠地划上一道子，念起来：……二车间钳工班的全体同志，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和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，克服一切保守思想和要求等待设备的错误思想，鼓足了二十四分的革命干劲，在敢想敢干的基础上，坚持苦战三昼夜，利用废旧料制造出五台简易土机床，其经验办法如下：……

他一口气将文章读完，小心地将报纸塞进兜里，满脸笑容，想了想，突然用拳头使劲往桌子上一击，站起来对姜厂长说：

“姜厂长，我们也保证苦战五昼夜，做出土机床七台！”

“七台？”姜厂长笑了，将烟掐灭，握住他的手说：“好，很好！祝你们成功。”

赵平生看姜厂长那么高兴，也是满心喜悦。

他俩刚走到门口，就听得锣鼓喧天，人声嘈杂，由远而近